

婦女新知

Awakening



特別評論
當婦女研究不是婦女研究

本月專題
父女關係
父愛在那裡？
一個受害女兒的坎坷歷程
弑父殺夫的詩篇——
評席爾薇雅的爸爸

111
1991年8月1日出版

婦女新知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封面圖說 /
父權體制就是
要女人做他們的傀儡。
(黃心怡繪)

目錄

特別評論

狸貓換太子 黃淑玲

羊頭如何變狗肉 顧燕翎

一個憤怒和憂傷的心路歷程 李元貞

本月專題

現世女兒的性別刻痕 秋蛇

父愛在那裡? 育寬

行過死陰幽谷 摩備

一個受害女兒的坎坷歷程 姐妹愛

弑父殺夫的詩篇——席爾薇雅的〈爸爸〉

黃毓秀

19 16 14 13 10 7 4 2



婦女新知

婦女行動

為女性工作權抗爭 吳玲珠
要工作，不要性騷擾 陳瑞貞
女大學生的感觸 陳麗如

不同意見且受其強辯
對她誠心傾訴聲音，發
善惡難辨只欠文對發聲。

23 24 26

女工團結
生產線

向父權的勞動法令挑戰

陳素香

陳素香 研究香港職工對

27

他山之石

開放色情及其種種(下)

董珮真譯

董珮真譯 十幾年，縱文

28

活動記事

新竹新知協會籌備中

黃綺芳

主辦委員會，籌備今日婦女

30

婦女新聞

吳姿慧

五一六〇年來的職工抗爭，戰鬥前

33

婦女新知 一一一期 Awakening

一九八二年二月創刊
一九九一年八月一日出版

發行人／李元貞
企畫／林秀英
主編／鄭美里
美術編輯／原禾媒體藝術公司
法律顧問／尤美女、沈美貞、潘正芳
發行所／財團法人婦女新知基金會

社址／台北市博愛路一巷一號三樓
電話／三三一九三六三・三八九九七三〇
傳真／三三〇一〇三三三
郵政劃撥／第一一七三三三三三
婦女新知基金會帳戶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
局版登誌字第三〇一一號
中華郵政北臺字第〇四五八號
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
承印者／鶴立實業有限公司
電話：二九二六六四九
零售／每本新台幣五〇元
國內訂閱：
一般訂戶／一年五〇〇元

贊助訂戶／一年一〇〇〇元以上
國內掛號／每年另加郵資七二元
國外訂閱(航空)：
(請歐美地區訂戶將支票寄歐美地區總代理)：
MRS. CHIN SHA WANG WU (王錦霞)
133 PROVIDENCE RD.
LAWRENCE, K.S. 66044
U.S.A.
TEL: 913-842 0016
一般訂戶／
香港澳門地區／一年美金三十元
亞太及太平洋地區／一年美金三十五元
歐美非地區／一年美金五十元
贊助訂戶／一年美金八十元
國外掛號／每年另加郵資美金八元
本刊文字皆有版權，非經同意請勿轉載。

狸貓換太子

婦女研究在台灣

婦研、婦運與女性主義三者骨肉髓的關係，被刻意區隔、漠視；一些零星的論文、課程、研究計劃張冠李戴，美其名成了目前台灣的婦女研究。

黃淑玲

婦女研究座談會



「婦女研究」一詞是英文 Women's Studies 的直譯。盛行當今的美國顯學，移植台灣後，遭到張冠李戴的命運。台灣一些女學者不明就裡婦女運動、女性主義、婦女研究三者間骨骨髓關係，僅知擷取婦女研究這軀殼之名，而漠視滋養它的生命血機與理論精髓。

眾所周知，美國婦女研究學者中不乏一九六〇年來的婦運先鋒，她們結合本行專業訓練及親濡婦運的經驗，激發了女性主義理論，奠基今日婦女研究的規模。短短二十多年，婦女研究從草創到躍身為受人矚目的學術領域，蓬勃生機源自研究者對婦運心懷熱情，視研究本身是自己和集體女性在揭發、審視湮滅良久的女性經驗。當她們聆聽女性深藏心扉的聲音，發現這種聲音不同於男性且受其壓制時，自然地便演繹出代表女人意識的女

性主義理論，也自然地挺身抨擊傳統、腐朽、壓抑人性的男性體制。

不可否認，經過近二十年累積，婦女研究打進學術殿堂，吸引不少未經婦運洗禮的年輕學者，遂趨專業化。最初，婦女研究者即婦運者即女性主義者，三位一體的理想概念被打破了。但縱然女性主義流派眾多，界說不一，女性主義儼然是婦女研究的理論架構則不容置疑。而婦女研究其實就是女性主義研究。

婦女研究擁抱女性主義

婦女研究從各類學科發展而出，轉回頭為各學科開創女性主義理論，是婦女運動對人類學術的一大貢獻，就因為女性主義蘊含強烈的批判精神，挑戰、改造父權社會的理想主義色彩濃厚，婦女研究才被視為婦女運動的一部分，也以此而有別於一般以女性、兒童、婚姻、性、兩性關係、性別角色等為素材，但並不採女性主義觀點的研究。易言之，美國Women's Studies的特點在於它擁抱女性主義，是革命性的觀點而非某類題材數量的增多成就了婦女研究的學術價值與貢獻。婦女研究以女性主義為根軸，追求的是對傳統學術全盤的質疑與重建，豈會自限研究的範圍？將它和一般的女性或兩性問題研究劃上等號，

無疑矮化婦女研究在學術上的重要性。偏偏在台灣，凡與婦女、孩童、性、性別角色或兩性關係沾上點邊的，甚至於和教育、諮商、育幼、健康、心理、美容相關題目，皆被歸類成婦女研究。於是，一些零零星星的論文、課程、研究計劃通通被囊括一起而美其名為Women's studies的同義詞。

這樣明顯的張冠李戴現象怎麼會發生？最常被引述的理由說，台灣現階段的婦女研究和女性主義、婦女運動並無直接關聯，因此婦女研究在台灣不需要採用女性主義觀點，也無須結合婦女運動。這項說詞顯然犯了二大錯誤：

第一個錯誤涉及台灣女學者的洞察力與對社會的關懷程度。婦女運動在台灣雖然沒有全面性地風起雲湧，但呂秀蓮在一九七〇年代也掀起微許旋風。一九八七年解嚴後，婦運能見度增高。十多年來，不見多少女學者投身婦運，效法美國同行，融會學術專業和婦運理想，創造本土化的女性主義研究。倒有一些留美當時沒有搭上婦女研究的流行列車，後來有心引進這個女性獨領風騷的學術領域，但因對婦運或女性主義沒有由衷的共鳴，有的甚至加以排斥，而採三者分家。

第二，這些人似乎不了解美國的婦女研究是源於婦運之中而以女性主義見著學術界。有太多種理論可以用來研究婦女和兩性問題，這些問題的探討在婦女研究興起之前早已存在，台灣的女學者自創移花接木，借用後者之盛名而以前者充數。如果依照素材屬類來定義婦女研究，台灣如同美國，老早就有這方面的教學與研究，今天馬後砲似地鼓吹、匯集的意義何在？倒是移花接木之背後所學露的學術水準及誤導大眾問題值得深究。

這篇短文的目的不在爭辯女性或兩性問題研究是否應採女性主義觀點，這隨人所好。我質疑的是何以難得由台灣女學者所主導的一個學術領域，竟呈現如此乖離現象？這之中隱藏著什麼樣的問題，我們需要去思考。

也許我們沒有理由苛求一九八〇年代的台灣能出現許多女性主義學者，畢竟人很難逃脫時代的思想制約；我們也不必期望目前這種零頭雜牌的「婦女研究」能產生什麼承先啓後的功，我們的展望在一九九〇年代，當年輕的學者成為多數以後，被扭曲的台灣婦女研究就會改弦易轍。今天不少女學生投入婦運、學運、社運，自組女研社、讀書會，台灣婦女研究的蓬勃將來自這些女學生未來能否成功地提昇自我的學術水準，推展全國性婦運風潮，創造以婦運為動力，古今台灣婦女經驗為基礎的女性主義。



羊頭如何變狗肉

婦女研究在台灣昨日、今日

婦女研究是有立場、有目標、有歷史的，台灣的婦女研究卻被一再漂白、澄清，變成附從主流而面目模糊。



顧燕翎

一九九一年七月六日，高醫在高雄主辦的「婦女與兩性研究」昨日、今日、明日」專題介紹，吸引了南部許多學術界人士，也引發了什麼是婦女研究的激烈討論，使得原本預期六月二十五日在清大「台灣婦運團體與女性（主義）研究」座談會討論，卻因題目臨時被抽換為「台灣婦女運動與女性（主義）」，而受到壓抑的議題意外地轉換了討論的場所，不過也同時延後了時日，並且大大受到發言時間的限制（詳情請閱七月七日文獻日報高雄版）。

其來有自。當初為了使初生的婦研有發展空間，爲了不予人婦運者自相攻伐的印象，一再隱忍，也一再期望某些婦研人士會由於對女性主義的了解增加，或接觸國外婦研的成果，而對婦運及女性主義不再持排斥的態度。然而今年自四月十九到二十日，中研院美文所主辦「美國婦女與社會」研討會以來，這連續三場與婦研有關的學術研討會所展現的對女性主義的漠視、輕忽，對婦研精神的背離，令人不禁爲婦研在台灣的前途憂心。固然黃文把期望寄託於下一代研究者，然而想到今天的學生在通過一道又一道學術關卡，爲了取得認可，不得不違背自己的興趣、理想和學術良知時，便感到必須站出來，在歷史的墨痕未乾之前，把這筆糊塗賬理一理，爲台灣婦研史留下一些見證，或許也能爲

有志婦研的年輕學者保留另一種選擇。除了黃文中所闡述婦運、女性主義、婦研三者間的骨肉關係之外，李元貞在高雄的研討會中也指出，婦女研究的社會背景不容抹殺：必先有社會上的男女不平等，才產生婦運，因爲婦運的需要和啓迪，才促成婦研。不僅在婦研發源地美國如此，在台灣亦然。

婦研——八〇年代的顯學

婦女運動是一種社會運動，其目的非僅在提供社會服務或社交聯誼而已，而是像其他社運一樣，欲藉組織力量，推動某種社會變遷或改革。與其他社運不同之處在於婦運以女性爲主體，而其改革目標是有數千年歷史的父系文化、制度、觀念和習俗。由於目標龐大，任重道遠，僅有組織還不

什麼是婦女研究？什麼是婦女運動？二者之間存有何種關係？這些基本問題在台灣婦研界至今受到兩種待遇：

：一九八七年前被刻意迴避、藏匿，此後則被模糊、扭曲，黃文（本刊

頁）中所描述的諸般怪現象可以說

夠，尚需理論和研究為後盾，同時婦運對父系文化的省思和批判也更新了傳統的研究方法和理論，因此婦運與婦研二者乃相輔相成。而女性主義注入學術研究的新觀點、新經驗、新活力得以一方面促使婦研發展成獨立的學術領域，另一方面在傳統領域中也激發了巨變。因而婦研被稱為八〇年代的顯學。

置於台灣的社會脈絡中，則早自七〇年代第一波婦運，呂秀蓮即有意設立婦女資料室而未果，八〇年代婦女新知繼續遊說一向支持婦運的亞洲協會，希望成立資料與研究中心，其間亦偶有女性學者向亞協提類似建議。一九八五年是聯合國婦女十年的總檢討年，全球婦運團體連線頻仍，當年四月我代表婦女新知至菲律賓開會回來，向贊助機構亞協提出報告後，當時亞協代表謝孝同先生要我在亞協審定年度預算前提出建議，台灣婦運當時最需要什麼。我立即與當時代表婦女雜誌赴菲的鄭至慧商議，她主張雖然亞協去年才拒絕過資料中心的申請案，但仍值得再試。於是我向謝先生提出資料與研究中心的構想，大約時機已成熱，謝先生當場慨允，並表示可以支助前三年的開辦費用，接下來就是人選、方式及地點等技術問題。我與李元貞數度商量此事，我們認

為為了節省開支，更重要是為取得了婦研的合法性和社會認可，中心最好設在學術機構內，我們曾經評估淡大、交大、台大等處的可行性。由於當時婦女新知社姜美蘭虹教授是台大人口研究中心的執行秘書，在她主編「台灣光復後婦女研究文獻目錄」（一九八五）及主辦「婦女在國家發展過程中的角色研討會」（一九八五）過程中，「新知」在幕後協助了大量人力、心力（不過並未獲公開承認），也因此了解人口中心的組織結構以及在硬體上仍有空屋可用，而且姜教授當時已升任正教授，形象良好，於是決定推薦她為負責人，並將機構暫設台大。當我將此構想傳達後，姜教授考慮一天，回電同意，當時我們了解，為了建立婦研的自主性，研究中心以發展為獨立機構為目標，設在台大只是權宜之計。研究室成立後，陳艾妮女士曾記載：「婦女研究室的構想其實早已萌芽，不論是關心本地婦女處境的人士，或是從事有關婦女研究的學者，多年來都有一個共同的願望，希望台灣地區有一個婦女資料與研究中心，使得大家對本地及世界婦女的現況有更確切的瞭解。多方爭取之下獲得亞洲基金會慷慨相助，並借得台大人口中心一間辦公室才得以正式成立。」（「家庭與婦女」雜誌一九

八五年十月號三十九頁，此段係抄錄自姜教授提供之書面資料。）當時李元貞深得人，她以為第三波婦運應由婦研主導，她自此可以回去寫小說了。

背棄婦運 向主流靠攏

未料這份婦女研究室簡介雖經會議通過，在印成文字後卻有了如下的改變：「民國七十四年三月台大人口研究中心舉辦婦女在國家發展過程中的角色學術研討會，會後關心婦女研究的學者更深感有必要成立一個資料與研究中心。在各方推動之下，婦女研究室終於在民國七十四年九月獲得亞洲協會慷慨相助，正式成立，成為國內第一個婦女研究機構，目前設址於台灣大學人口研究中心。」（「婦女研究通訊」創刊號二十九頁）這份資料據稱是經過周碧娥教授修改的，其中強調「學者」角色，剔除了「關心婦女處境人士」的貢獻，撇清與婦運的關係，模糊了婦研室的自主精神，但也微妙地點出該室並不附屬台大。一九八六年婦研室在安排當年度演講時，原本在會議中通過請李元貞教授介紹女性主義，卻於會後被暗中取消，有一個未公開的說辭：「可能不夠學術。」至於什麼是學術，卻從未討論過，但自此「學術」一直被當做重



要的選擇標準，本地的女性主義者難以進入婦研室的殿堂。一九九一年婦研室簡介再修改後，刪除了「目前設址於台灣大學人口研究中心」，但加上「與學術機構、婦女組織及政府單位等，建立聯絡網，進行資訊與學術交流。」似乎有意建立與台大的附屬關係，並爭取正統的、官方的、學術的位置。

婦研室的宗旨也由最初的「提高國內對婦女研究的興趣、國內外婦女資料搜集、整理、交換」等等，修改為「促進國內學術界對婦女研究的重視」；加強與國外婦女研究學者及機構的合作與交流；等等（婦研通訊創刊號二十九頁）。一九九一年再改為「促進並推動學術界對於婦女與兩性方面的研究」；以學術方法推動婦女研究與政策之方向，提供政策制定的參考」等等。至此婦女研究經過一再漂白、澄清，已經變得中性而且附從主流，但也面目模糊了。

清大「兩性與社會研究室」在其簡介中將女性主義列為研究發展重點之首，今年六月第一次舉辦大型研討會，並在第二天（六月二十五日）下午安排一場「台灣婦運團體與女性（主義）研究」座談會，為慎重起見，會於十五日與婦運團體開協調會，決定議程，當日我排除所有私務，代表「

新知」與會。婦運與婦研在台灣長期糾葛不清，定義混淆，確有釐清必要，為此我們感謝主辦單位之用心，但同時我們也希望婦運團體以主體身份與婦研團體進行對話，而非單單做為被觀察、被研究的客體、因此我們提出了：一、在自我介紹時，各（婦研與婦運）團體推派一位代表發言。

二、發言內容包含二子題，婦研團體：1 團體的自我定位，2 婦研與婦運的關係；婦運團體：1 團體在婦運中的定位，2 與婦研的關係以及對婦研的期許。協調會當天進行順利，我們的意見被接納，會議細節也做了充分溝通。

然而到了會場我們才發現，座談會主題已被改為「台灣婦女運動與女性（主義）研究」，討論子題並未印出，而應邀報告者也大有改變，一方面廣及曾參與婦運、研究婦女的個人，以及工運、學運、環保、原住民族體中的婦女，另一方面曾參與協調會的諸女研社及歪角度工作室差一點失去了發言權，以致形成二十餘位團體代表和個人各說各話，毫無討論焦點的場面。當天有許多出席者遠從各地趕來，期盼對婦研、婦運的爭議有所澄清，結果議題已被巧妙地架空，婦運定義再度被含混，婦運團體不僅被去除了主體性，也因為被夾纏在諸多婦

女團體、社運團體、政治團體和個人之間而不可見了。如果我們不懷疑主辦單位的誠意的話，便很可能是其成員間歧意無法統合，以致連婦運、婦研、女性主義的基本定義都不敢觸及，在此情況下將如何討論、溝通？更遑論其他，（例如婦女政策之建立）。

婦女研究 ≠ 研究婦女

婦女研究是為婦女而做，由婦人所做，有關於婦女的研究，是有立場、有目標、有歷史的，若僅以婦女為研究對象，固然對傳統學術研究以男性為中性表徵的做法略有補充，但因仍奠基於男性學術偏頗的根基，未能涵蓋人類經驗的整體，充其量只能稱為「研究婦女」，而非「婦女研究」，將二者混淆，便犯了「掛羊頭賣狗肉」之嫌。

婦女研究的目標非僅在釐清女性成為弱勢者之歷史根源，也在建立女性的主體性（包括學術的），並在此基礎上與男性溝通，達成平等和諧的互助關係。我們期望國內的婦女研究者有此開創精神，誠懇地面對自己的立場，檢討自己與其他女性、男性、當權者、弱勢者、婦運團體的關係，不要再玩弄遮遮掩掩、移花接木的技倆，畢竟沒有誠實，那有學術？

一個憤怒與憂傷的心路歷程 台灣婦運與婦女研究

李元貞

現在的婦女研究界排斥婦運，假學術之名信口胡說，不但擱淺了婦研，而且扯婦運後腿，使男性宰制女性的力量繼續強大……

一九八四年夏天之前，師大衛研所教授呂昌明找我及台中經濟系講師葉淑貞與來台研究「台灣婦女的終身教育」的日本女性學研究者們相聚。之後，我們在那個夏天同赴日本東京嵐山的國立婦人教育會館（日本國立的婦女研究中心）參與相同專題的討論。當時我對日本婦女研究的專題討論涵蓋多面角度印象深刻，他們男男女女的研究員針對「台灣婦女的終身教育」這一課題，能從社會學、經濟學、人類學，以及教育觀點、婦女本身的觀點、宗教觀點等各角度去討論，以期將問題討論清楚。

我從日本回來後，就更積極地想推動婦女研究在台灣成立的可能，常與顧燕翎討論各種可能性，又從亞洲協會的介紹而認識了台大地理系教授姜蘭虹，更與當時的亞洲協會駐台代表謝孝同討論婦女研究多次，當時我本

希望顧燕翎能在交大成立，後來因為姜蘭虹參加了婦女新知，是我們的社員之一，每月還交一千元支持我們，她逐漸表明有興趣來做婦女研究，我與顧燕翎覺得以台大、交大、淡大（也有人提議由我在淡大主持）三個地方來評估，台大地點適中，又常是台灣社會開風氣的地方，自然就樂於和姜蘭虹合作，一起向亞洲協會爭取三年每年一百萬的經費，來成立台灣的婦女研究機構。

筆路藍縷成立婦研室

當然，姜蘭虹在遊說台大大人口中心成立婦女研究室，召開第一次的「婦女在國家發展中的角色」研討會也備嘗辛苦，我們婦女新知不但在籌備工作中幫忙，而且在編印出版的「台灣光復後婦女研究文獻目錄」的工作中幫忙收集很多資料，並且討論目錄的

分類，鄭至慧也參與其中。當天的研討會，「新知」社員李素秋打點會場的大小小雜事，婦女新知出版的中文版之書「台灣傑出職業婦女」，我們有意在封面選上姜蘭虹，為她作宣傳。結果，終於如願以償助成姜蘭虹教授在台大大人口中心下成立婦女研究室。若說台灣能成立第一個婦女研究機構，婦女新知在其中努力助成，絕對沒有問題，當時顧燕翎是以婦女新知成員的身份加入四個研究員之一，姜蘭虹當時也是新知的社員之一。當然，只說婦女新知的幫忙而不說姜蘭虹的努力也是不對的，當時是大家合力促成的，我們的希望是台灣的婦女研究能夠與婦運合作，共同來解決台灣的婦女問題，使台灣社會向前發展中也能去掉男女不平等的社會現象。沒想到台大婦研室成立之後，在婦研室成立的歷史中完全不提婦女新知



的努力，那本目錄出版後對婦女新知的參與工作也不交待，這些情況當時我們都算了，只盼望婦研室做好婦女研究，讓我們婦運工作者有理論可依據，有數據可證明，來向性別歧視嚴重的台灣社會論辯和抗議，以改善台灣男性沙文主義的傳統文化。

結果就在婦研室成立之後，姜蘭虹教授不止在座談會中，也在報章的訪問中劃分婦研與婦運的關係，明白表示婦女研究與婦運沒有關係。我當時隱忍不批判的原因，在於婦研尚未茁壯，又不願意女人批評女人，誤信姜蘭虹跟我所說的「婦研室在台大人口中心之下無法像婦女新知那麼立場鮮明，必須慢慢來。我一直忍到一九八九台北市崇她三社召開「當今婦女角色與定位」的研討會中，才批評周碧娥與姜蘭虹在「現階段台灣婦女運動的經驗」論文中強調婦研應「客觀中立」才算學術的錯誤觀點，並希望婦研室在成立三年後應建立女性主義的理論與方法，才能為台灣的婦女研究打開出路。當時張狂教授還跟我辯論，結果在會中也沒有達到什麼清楚的共識，這自然跟台灣的婦女研究（甚至其他的學術研究）低落有關，大家雖競相召開學術研討會，但只重視形式（開了會就是學術了），不在乎討論問題，使我十分灰心喪氣。

故作深刻的學術幌子

今年（一九九一）六月二十四、二十五兩天在清大「兩性與社會研究室」召開「兩性與社會：：：性、性別與兩性關係」及「台灣婦運團體與女性主義研究」座談會，我就毫無興趣參加。我不想參加對台灣婦女不關心的所謂婦女學術研討會，我對「學術」招牌嗤之以鼻，它是一塊故作深刻的幌子，只能用來愚弄不知內情之人。我聽到會中人告訴我，主講的還是差不多那些人，尤其講到婦女研究與婦運的關係還是「沒有關係」，不止排斥婦女新知，根本在排斥婦運，婦研繼續走的還是假「學術」以掩飾自己的不讀書、觀念不清、因台灣的研究水平低落可以愚民等情況。我自然越想越憂心，想到做婦運要搞組織，自己已累得無法做研究，讓一些做研究的人繼續信口胡說，不但攔淺婦研而且扯婦運的後腿，使台灣社會男性宰制女性的力量繼續強大：：

等到我接到高雄醫學院在高雄召開的「一九九一現代生活適應與心理健康學術研討會」的請帖後，看到七月六日下午有一場「婦女研究的昨日、今日、明日」以及一場「推展兩性研究在南台灣」的座談會——主講的人仍是同樣的人。我想到婦女新知在今年

三月到六月在高雄成立「婦女新知教室」，舉辦了一系列的活動，我感到高雄人求知若渴，這兩場座談會一定滿場，於是就決定下高雄參加，準備一辯婦運與婦研的關係，提出婦女

台女研會、女研會、女研會、女研會



六月廿四、廿五日在清大舉辦的「兩性與社會研討會」暴露了婦研與婦運之間的問題。

李元貞

研究爲什麼需要女性主義的理論與方法之理，呼籲南台灣推展兩性研究應關心地區性的婦女問題，不要模倣北部假學術招牌實則無方向的婦女研究風氣。

做爲一個婦運者，常感到憤怒和憂傷這都是自然的，面對男性宰制女性的社會體制時，不但得挑戰男性，還得向內化男性觀念太深的女性們辯論。台大婦研室六年來一直沒有進步，張珺教授仍在會中強調婦研是客觀中立的，姜蘭虹教授還在說研究婦女問題不能怪罪男性架構，周碧娥教授也主張不標榜任何主義，不自認是某一知識的霸權。一般人看見她們是「台大」、「清大」教授，婦研觀念又未有一定的社會知識累積，自然弄不清楚她們在說莫名其妙的話。

婦研變成男性體制幫凶？

自全球的婦女歷史發展來看，都是先有社會上男女不平等的現象，引起婦運者的抗議，然後促進婦女研究——女性主義的理論與方法的建立與開拓。不談西方如此，看看台灣短暫的戰後歷史亦如此，先有社會上男女不平等的現象，引發了七〇年代呂秀蓮的新女性運動，到了八二年以後，婦女新知和其他新興婦女團體的活動、抗議，八五年才成立了台大婦女研究室

，八九年清大成立「兩性與社會研究室」，九一年以後也許高醫成立「兩性研究中心」等等，就不談婦女新知曾經助成台大婦研室吧，台灣社會的婦女研究興起的社會背景，跟全球有何兩樣呢？婦研者排斥婦女新知也能了，爲何連婦運也排斥？是無知還是爲男性體制幫兇？

再談婦女研究的「客觀中立」的主張吧，其實任何的研究，都不能說自己的觀點是中立和客觀的，這是一句不學無術之言。客觀和中立是就學術研究的態度而言，在於資料查証的嚴謹上，以及將自己的研究觀點說明清楚（指出理論和方法可以適用到什麼範圍及何種程度，不能討論的地方何在），知道自己的理論方法有建樹也有局限，就是客觀的態度，哪有任何一種理論和方法能自稱「客觀中立」呢？尤其到了廿世紀末尾的今天！婦女研究就是在此種嚴謹的學術態度上提出女性主義的各種理論和方法，婦研不談此基礎根本談不上是婦研！若是將婦女當作對象來研究，不挑戰（怪罪）男性宰制女性的架構，婦研根本沒有新的觀點出來，成立婦研對學術研究即毫無貢獻，在沒有婦研之前就有許多男性觀點在談婦女問題了，何須多此一舉？兩性研究也是如此，先有新女性才能帶出新男性，最後討

李元貞質疑爲何當今的婦研排斥婦運？



論新兩性，否則已有了傳統兩性的觀點和文化了，何須成立兩性研究呢？亂花納稅人的錢嗎？

今天，我毫不客氣地講出我心裡的話，也毫不客氣地批評台灣的婦女研究與兩性研究缺少方向和沒有理論與方法的情況，希望能藉此機會鞭策大家，使婦研真正走上軌道，與台灣的婦運合作（對婦運而言，婦研可以批評及指出其缺點和提供其方向，此亦是與婦運合作的方式，不是要稱讚婦運方可，但絕不能說婦研與婦運無關此種缺乏常識的話），共同爲台灣的婦女解決問題，才是台灣婦運與婦研的目標啊！



Copyright

現世女兒的性別刻痕

似乎溫暖的感情關係才是「家庭」適當的定義，然而我在父權家庭裡的成長經驗，卻使我長期目睹家庭中的權力運作。

爲了寫 Sylvia Plath，我終日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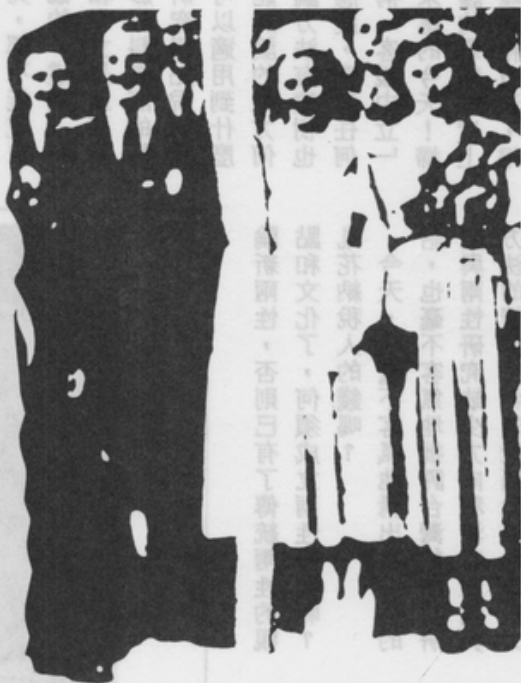
坐，而紙頁上除了慌亂的字跡之外一無所獲。這幾天裡我常常感覺寂寞寒涼，有時看著她的詩頁掉淚；我心頭喉間顯然積存了一些文本分析所無法容納的東西。對我來說，作文本分析的那種銳意向前的心智，既無法從這些作品的閱讀中產生，也無法用來處理這些作品；因爲 Sylvia Plath 的詩作和她的生命沒有界線，她的文字所表達的痛楚也就是她生命中的痛楚，而她生命中的痛楚又不只是她的而已，而也是我的，和許多女人的。面對她的詩，「閱讀」的意義便暈染開來，變得模糊；我分不清自己是在「聆聽」詩人的心事，還是在親口「講述」我自己的，我們女人的故事？我也曾經蒼白脆弱的如一隻腳居住在父權黑鞋裡，只敢呼吸或哈欠。

我對父親並不崇拜，只是無邊的恐

懼。

似乎溫暖的感情關係才是「家庭」適當的定義，然而我在父權家庭裡的成長經驗，卻使我長期目睹家庭關係中的權力運作。在家裡，他權威地對我們發言，利用幾無區隔的空間來主導我們的生活作息，侵吞我們的私人活動，他隱身的監控無所不在，那種陰鬱肅殺的氣氛令我無法承受，因此我有意識地長期保持麻木無感，藉以假裝察覺不出那種氣氛，或毫不在乎。我也別過頭去，不看別人是如何被壓迫的，以免映照出我被扭曲的處境。因爲畏懼，所以我絕望；因爲絕望，所以我努力尋求不發現父權的任何可能，包括自我扭

曲。然而這種自虐、自我犧牲也並不能換得我所企望的平靜生活，經歷過幾次他的暴怒之後，我開始以沈默來表示異議。直到有一天，我偶然在朋友租來的屋裡小坐，那矮木桌上杯盤狼籍，朋友在睡覺，沈積數日、數週或更久的塵垢也在睡覺；這景象若有似無的撩撥著我的心思，我才赫然看



秋蛇

清自己在父權下的生活。

早晨出門，家以外的世界都是我的，我在人前與朋友嬉笑，或者沒人入後空思冥想。我是自由的。——像其他被體制壓迫的人一樣自由。這世界充滿性別歧視和金錢遊戲，但並非別無他途；爲了對抗性別邏輯，我在行走坐臥之際睜大女性主義的眼睛，讓隱了身的父權結構在我的注視之下一顯形，然後在我的思慮中定影、現形；爲了躲避資本邏輯的追捕，我固然在每日的行進路線中排進賺錢的行程，但只意在維持生活開支而不志在無窮的財富累積，這大概是資本主義社會裡唯一不受資本邏輯滲透的自主方式了。

然而我是被魔法所囚的孫猴子，每日傍晚時分，華燈亮起，回家的緊箍咒便從四面八方排山倒海而來。我焦慮猶豫，然後屈服，在台北擁擠的交通黑潮裡隨波逐流，載沈載浮。白天的自主感，在這沈悶壅塞的空間裡逐漸淡去，並被公車滯緩的步調訓練出一種特有的遲鈍無感。我麻木著回到家，然後維持那種麻木，以應付家中那種彼此迫近卻不相容的緊張。沈默是一種蜷縮的姿勢，我維持這種姿勢直到上床睡覺。不再鼓勵自己手無寸鐵的去搖撼那緊密的父權共生關係了，只默默涵往自己心靈最深處，諦聽自己真正的聲音。

就是這樣。每一天，我出門伸展自己的心志，回家蜷縮自己的身軀。伸展與蜷縮是我生活裡相互撕扯咬噬的兩個面向，但卻從未真正遭逢彼此；在塞車的空間壓縮和時間延宕裡，它們不著痕跡的完成交接，把我緩緩推向死寂的荒野。這背對背的兩個面向，悍然把我從中撕裂，五臟六腑便從空中重重跌落。直到這一個平淡的午後，在友人居處的廢墟裡，我赫然發現早已身首異處的自己。

我以蜷縮來反叛父權，其實是兩敗俱傷的。我的沈默既不能打倒他的專權，也不能有效的阻隔那專權對我的滲透浸潤。媽苦勸我「不要太剛烈」，而我對專權的洞察力則乾脆被哥斥爲妄想。姊姊是比較能了解我被囚的痛苦，但是她對我說：「我覺得媽媽一輩子的夢想就是這個家，我們沒有權利破壞她的夢！」我說，我願意尊重她的夢想，但她不可以再在夢想中決定我的未來。那持續被壓迫而保持沈默的未來。

大二下的課餘生活便在校稿賺錢中度過，啊，離家夢。在我幾乎爲離家籌劃就緒的時候，在女研社的一次聚會裡，一位學妹說起家庭加諸於她的壓迫，難過、絕望得哭了起來。我想說些什麼，腦中卻一再重覆地對自己說「誰都不要想吸我的血。誰都不要想。」雖然他對我的誕生有一半的貢獻，但是目的並不在於培育我成爲一個成熟獨立的人，而是要把我約制成擁護他獨裁統治的順民；他是爲了屈辱我以光耀他自己，而不是爲了尊重我以成就我自己。啊，他意欲把我去手足，一輩子以殘弱之軀倚靠他。蜷縮以示抗議太具毀滅性了，不該如此坐以待斃，我當親手雕琢生活爲豐美完整的實體，不再是裂解成兩種姿勢的碎片了。

那麼，離家吧。重新補綴分裂錯亂的自己。

獨居於朋友家的頂樓，室內外僅以玻璃門窗爲隔，有強烈的不安全感，但是不必付錢。時有朋友來訪，男男女女，有時徹夜長談，直至清晨才離開。不久以後輾轉傳來委婉含蓄的耳語，朋友的三婚說，早上看到男孩子從樓上下來，也不知我都在上面幹什麼？住別人免錢的房子，聽別人說我的閒話，心裡真是難過。沒錢使我有種卑賤的感覺，自然的屈膝。

終於搬到月租三千的地方，教個月薪五千的家教，拮据地生活。學生成

績進步，某個月我打開信封一數，發現她給我七千塊！狂喜，房租之外若有四千生活費我就完全夠用了。打個電話給學生家長，說我看了我的家教費，謝謝哦，學生家長一愣說：「啊，發生什麼事了？」我機伶問她是否

數錯了錢，她問過她先生後說是放錯了，向我道歉她的迷糊，我笑說沒關係，下次帶去還她好了。掛了電話，想著Jessie Rys's 的 Voyage in the

Dark，女主角把男友給她的五鎊鈔票壓在枕頭下，聽著它劈啪作響，覺得無比真實；她很快就習慣了這個有錢的處境。我也很快就習慣了有錢，但現在我却需重新回到沒錢的習慣裡去！真實人生的情節比荒謬小說還荒謬，被錢羞辱耍弄的感覺久久不散，使我必須在數月之後才說得出這段故事。

情願被錢羞辱耍弄，也不願被他囚禁營養。倘若我回家時必須蜷縮自己的身軀，那麼我如何可能在外面的世界裡真的伸展我的心志？在父權家庭及共犯結構下，我只好永遠客途，免不了秋恨。

還住在頂樓的時候，傍晚時分天一黑，心裡就蠢蠢欲動，想逃開；有時不惜轉車一路塞到永和去投靠朋友。我在故國故鄉顛沛流離，無一處是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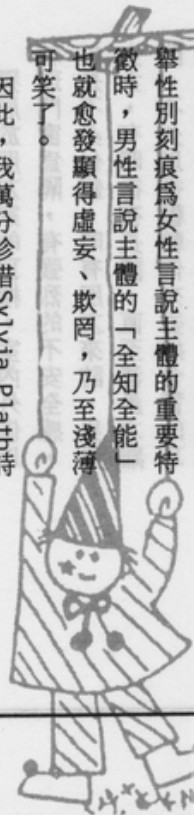
定溫暖人氣騰騰的小窩。我開始在大街小巷裡東張西望，從鐵門縫隙裡、窗格裡窺看屋內的擺設，揣想著居住其中的感覺，恍如賣火柴的女孩；似乎別人都有足夠的溫暖和樂，唯獨我因缺乏溫情而饑渴至死。

我想，生命中的某些劫數是介於枷鎖與烙印之間。它外於我的生命，如枷鎖外於我的身體，不屈的反抗意志或許可以鬆脫它的繫縛。然而它又內於我的生命，如烙印之於我的身體，無論如何努力、如何不甘，有印記終究不可能等於沒有印記。宿命的劫數畢竟是無可奈何，我至多只能選擇反叛或服從於宿命，即便我反叛成功，生命也不會自此等同於無此劫數的生命，就算脫開了刑具，頸上肩上也勒痕啊！我反抗父權，但它終將在我身上留下刻痕。

要張口說出自己身上的性別刻痕是艱難的，即使罪責可以完全歸諸他人或更大的社會機制，被當做「受害者」仍然是一種貶低，因為受害者的言說只能引來同情，而不能引來尊敬或信任。在一個把女性消音的社會裡，每一個想發言的女性都必須先經歷一場自我改造，即確立自己作為言說主體，以及確立自己言說的適當性。而說出性別刻痕卻恰恰是一種自我解構

。不過，性別刻痕固然是個人所經歷的痛苦，卻十足是政治性的事件，當我們對它的理解超乎個人性而跨進結構性的時候，它就成為建構女性主體性和女性階級意識的重要基石。被解構了的，是偽裝成「全知全能」的男性言說主體；當我們勇敢、誠實的標舉性別刻痕為女性言說主體的重要特徵時，男性言說主體的「全知全能」也就愈發顯得虛妄、欺罔，乃至淺薄可笑。

因此，我萬分珍惜 Sylvia Plath 詩中的憤激尖刻，因為她坦誠面對自己的性別刻痕，並且建構、展現了女性言說主體的力量。李清照的從容優裕、自憐自賞固然是我們所夢想的那種渾然天成的女性作家，但是她的作品裡並沒有性別區隔或性別刻劃的痕跡，她不是以男性或女性言說主體來發言，而是以未分化出性別的姿態來發言。在今日父權訊息透過媒體（至少是媒體）四處滲透的情況下，李清照那種沒有性別分化的處境已是不可得，她母寧是女性心靈的一則遙遠的應許，一個現世無法企及的烏托邦。而我們，和 Sylvia Plath 一樣的現世女兒，並不需為自己的憤懣而感到抱歉；宿命的劫數固然無可奈何，但反抗它後細細撫觸身上的傷痕，自是一遭快意酣暢人世。



專題 2

父愛在那裡？

我一直不明白爲什麼和父親的關係會是如此尷尬彼此像隔著一道鴻溝，無法跨越……



父女之間

記憶中，和父親講話的次數幾乎數得出來。談話內容不外這兩大類：一種是生活上的，如受母親吩咐叫他吃飯、洗澡等；一種是經濟上的，開口向他要錢，繳學雜費，買東西之類。十八歲離家上大學後，只有寒暑假返家才有機會和父親相處，依然找不出更多話題開口。以後在外地工作、結婚，更不可能有長時間待在家裡，偶爾回老家探望，也只是依循固定模式，在剛進家門時和臨走前喊父親一聲罷了。

我一直不明白爲什麼我和父親的關係會是如此尷尬，彼此之間像隔著一道鴻溝，無法跨越。年紀小時，我就不太（敢）親近他，雖然他並非特別嚴厲。長大後，自己察覺這種關係有點怪異，也想過圖謀改善，但終究長久以來和父親的關係已經定型，要想

育寬

調整並非易事。倒是幾個哥哥姊姊跟父親都較能親近，有話聊。也許是因為他們較年長；尤其哥哥們，大概又加上和父親是同姓，又多少是同行的緣故吧！

我相信父親是愛我的。他從來沒罵過我、打過我，或者像農村很多家庭重男輕女那樣，阻止我升學。小時候發生一場意外必須動大手術，聽母親說父親當時是如何地擔心憂慮：：：。父親的愛為什麼如此隱晦、飄忽呢？我常思索我們這樣的父女關係，如此疏離、淡漠，而感到哀傷。

更讓我覺得受刺激的是，我從別的家庭裡及書報文章中得知，女兒和父親也可以發展出無話不談，親暱關愛的和諧關係，內心著實十分羨慕，也倍感寂寞；相信父親也會有同感。後

來又進一步發現，很多父女關係其實

也都是僵固、扭曲的，雖然它們頭上共同頂著一個「愛」字。周圍的朋友裡，有的父親對乖巧懂事的女兒從來不假辭色，動輒以最具傷害性的言語辱罵、打擊女兒；有的父親只會不斷施以高壓和八股權威，不知如何和子女相處；也有的父親根本就後悔生到賠錢貨，女兒的存在只是一再提醒他的不幸，刺傷他的尊嚴罷了，怎能奢談愛與了解？

父愛是什麼？我真感到茫然。我並非質疑父愛的存在，但它到底在那裡？它是什麼樣的面貌？它為什麼那麼扭曲、僵化、變形？為什麼傳達不出來，令人接收不到？這種種疑問讓我深切覺得：我們的人倫生態真的出了嚴重的問題，親子關係如此不健康，

如此跟不上時代腳步。

最怕在父親節時，又聽到一片歌功頌德、宏揚父愛之聲。為什麼不去翻一翻陰暗潮濕的角落，看看我們的父（子）女關係生了什麼毒菌，長了什麼毒瘤？是傳統的重男輕女文化窒息了父愛，抑或養女不能防老的功利思想作祟？還是說，我們中國式的親情就是這種「拙於表達也應該敏於神會」的？

不論如何，我毋寧更相信，做為一個父親，多數人是「失學」的，他們沒有機會學習如何扮演現代父親的角色。他們心中也有愛。但愛絕不是給予吃、給予穿，而是情感的傳遞——關懷、包容與了解。相較之下，年輕一代的父親是進步了些；但是上一代呢？他們果真是沒希望了嗎？

專題 3

行過死陰幽谷

我內心哀號祈求，也許上蒼會給我一個安定的居所，但祂像個毫無知覺的死人一般……

摩儼

我家後院有一間倉庫房，那裡而陰暗、潮濕。加上許久沒有整理，每當

風起，隱約可聞到一股刺鼻反胃的腐蝕酸味。在外人看來，那是被廢棄的

破屋，老鼠窩藏的地方。父親曾嚴厲地警告我禁止靠近那地方；那是終年

深鎖著除了父親就無人能靠近或進入的禁地。我知道那裡的秘密，而且每天要冒著被父親毒打的危險，偷跑到小屋。由於個子小，腳底必須要墊一塊比頭殼大一點的石頭才能從小窗口看清裡面的「世界」。離開之前，一定會提醒自己把石頭移走。有一次忘了把石頭搬走，父親發現之後，便一語不發，面目猙獰地揪住我的頭髮，一隻堅硬、厚實的拳頭，落石般正中落在我發白無助的臉。我不知道自己昏迷多久，醒來時，黑夜早已把我擁在懷裡。癱在地上，想起小屋，眼淚就如串珠般自眼角滾動。我不怕父親，只是一種不知是什麼的想法，要我接受，小孩要聽大人的話。不管父親多無理的鞭打或要求，我從不哭叫也不求饒，從不掉淚就沉靜，從心底我是如此孝順父母的啊！

爲了逃過他的監視，我利用夜晚趁他熟睡時，將一個小罐子藏在衣服裡面，像個小偷一樣小心翼翼地往小屋奔去。朝著淒黑的角落，「伊哪！伊哪（註）！」地喚著。那枯瘦如材的軀體，幾年不曾修剪雜草般的亂髮正萎縮地「埋」在厚被裡，以微弱的聲音，「嗯！嗯！」地回應著我。她是與我生命相繫的母親，我唯一的依靠。狠心的父親將病魔纏身的母親關在這破房裡，不帶她去醫病，不給食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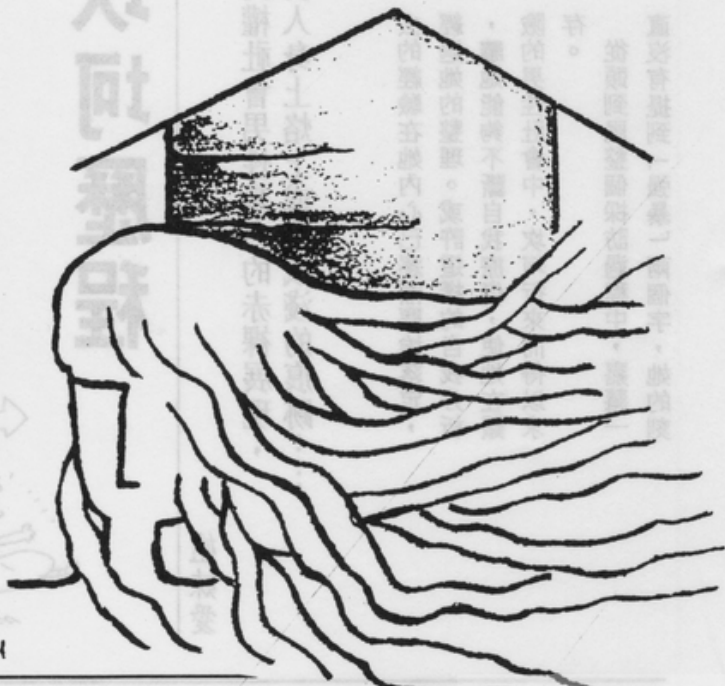
吃，可憐的媽媽只靠著我藏進罐子裡的冷飯冷菜維持殘弱的生命。就這樣她淒冷、孤獨地離開人世。那年我一歲。

抹不掉的陰影

母親的死，對父親而言就如割宰他擒獲的獵物一樣平常。自我懂事以來，從沒見過父親對母親好過，在林桑的店裡，就時常看著他沉醉在外生的懷裡，媽媽生前也常提及父親在外生的兒女。媽媽是我這一生唯一愛過的人，她的溫柔、賢慧、美麗善良，是我對她最美好最幸福的記憶。父親，我也愛過，只是那份愛讓我的人生蒙上一片抹不掉的陰影。弱者，原來是人踩在地上踐踏、蹂躪，作牛作馬，供人使喚、玩弄之後就可任意丟棄的東西。媽媽就是，而姐姐根本就是媽媽的翻版。我誰也不再愛了。

父親是受過正統的日本教育，他的彪悍、蠻橫爲衆人所知。母親過世之後，我們每天似乎在過著被爸爸傷害的生活，恐懼和眼淚不斷地伴著我們。姐姐因受不了他的逼迫和虐待，又再度離家出走。父親對家人的種種傷害，不免叫我懷疑他究竟是誰？是我的生父嗎？天下的父親難道都跟他一樣毫無親情？小學畢業後，他不讓我繼續升學，要我嫁給外省人好回報他

的生養之恩。爲了請求他准我繼續升學，只好拼命做好孩子來討好他。那年暑假，我跟著村裡的人上山班砍草，賺取自己的學費。在學期間每逢假日也不放過背著高過我身的大竹籃，在烈日下，背鳳梨，扛甘蔗。當我滿身疲憊地將辛苦所得的錢全交在父親手裡時，他從不問我的飢渴與勞累。在學校我沒有午餐，每天忍著餓，看同學歡悅地吃喝，看到冒著風雨送便當來的家長，我的心沉到谷底。有些時候，試著學別人家的孩子對父親撒嬌，討零用錢，結果只是得來加倍的



Lindy
1991

辱罵，好像我是個令他厭惡的小孩一樣。常常酒後，他對我咆哮，拳打腳踢，甚至把我從睡夢中拖起來往外頭丟或無原由地抽起皮條鞭打。深夜裡獨步，內心不斷地喊媽媽，想媽媽。流不盡的淚，只有喚起遠處狂叫的狗吠聲。我恨，恨上天不公平。

每當夜闌人靜，獨坐窗前，我常自問，為何受摧殘？我心內哀號祈求。也許上蒼會給我一個安定的居所，但是，他像個毫無知覺的死人一樣。再見姐姐，已是一具臭爛的死屍。

專題 4

一個受害女兒的坎坷歷程

「亂倫」絕對不只是社會上少數的病態特例，更不只是社會新聞炒作的熱門話題，它無寧是父權社會男性暴力的赤裸展現，它在嘉慧身上劃下深深的傷口，也在我們每個女人身上烙上或深或淺的痕跡……

「我不恨他，無論如何他是我的親生父親，但是他對我造成的傷害，經過多年仍舊難以平復，如果可以用什麼來形容的話，我只能說那種感覺比刀割更痛。」

在咖啡館的一隅，嘉慧（編按：代名）開始了她的自述。她今年三十歲

顧不得人群的阻攔，我抱著棺木哭嚎。我大概是瘋了吧！轉身就撲向父親，抓著他的衣領咒罵。

我醉倒了

那一夜，在姐姐靈前，我醉倒了。以後的日子是醉的。

那年，我自學校翻牆回家。第一次伸手向父親要錢續學號。父親很不屑地對我說：你去當舞女、酒家女，像你姐姐一樣自然就有錢了：：：。狗屎！撿起一塊石頭我狠狠地朝他砸過去

。為了製作「父女關係」專題，透過朋友介紹，嘉慧慨然接受本刊的採訪。回想起二十年來坎坷的身世，她沒有落淚，侃侃談起令人心碎的痛苦遭遇時，平靜、理性、充滿內省，是她的敘述基調，雖然不是條理井然，偶爾也流露不平、憤怒之情，但顯然過

。父親取下長刀，衝向我「巴格耶魯，巴格耶魯」地砍來，抽起預藏的刀發狠地往自己身上幹下去，撕破咽地砍來，抽起預藏的刀發狠地往自己身上幹下去，撕破咽喉，血淚交織地吼著：我死給你看：：：。

那天跑走之後，就再也沒回去。家——對我來說是一個傳染的病源，離得越遠越好。

註：伊娜，意指媽媽。



姐妹愛

去的經驗在她內心已逐漸塵埃落定，經過她的整理。或許這樣的自我分析，讓她能夠不斷自我療傷，使她在艱險的男性社會中，坎坷行來而得以求存。

從頭到尾整個採訪過程中，嘉慧一直沒有提到「強暴」兩個字，她的刻

意迴避，是因為太多道德、親情：；的壓力而難以說出，或者是因為「父強暴女」的事，根本缺乏適當的詞彙，反映出父權社會將女兒視為父親所有物的價值觀，不認為父親對女兒的強暴是一種「強暴」，而漠視，容忍它的存在呢？（「亂倫」一詞刻意忽略了女兒被父權壓迫的殘酷事實，巧妙地將之掩蓋、置換，而說成是相互的，且只是違反倫常的。）

事情是怎麼發生的？她娓娓說起自己的童年：

「自有記憶以來，母親即已離家，我是家中最小的女兒，上有兩個同父異母的哥哥和一個姐姐，姐姐被送給親戚當養女，因此我成了家裡唯一的女生。」

因為是女生，似乎就註定要擔負起家中洗衣煮飯的責任。當時她才小學二年級。父親外出工作，一兩星期回家一次，大哥求學寄宿在外，家裡只剩她跟二哥。

在父兄的暴力陰影下長大

「我每天必須煮飯給他吃、幫他洗衣服」，然而就讀國中的哥哥不僅沒有感激她、保護她，三天兩頭情緒不好就對她拳打腳踢、言語恐嚇。「我每天都活在暴力的威脅下，一心只盼望爸爸早點回來，哥哥就不敢欺負我。」

但是，她失望了。「父親不僅沒有處罰二哥，主持正義，仍舊放任哥哥為所欲為，就好像從來不知道這回事似的。這樣的經驗讓她從小就深刻感覺到男女的不平等，養成她好打抱不平的個性。」

「無論如何，至少爸爸爸爸在時，哥哥就不敢當著他的面欺負我。」

然而，連這小小的期盼也變質了。一年之後，卻摻進了一層更深的恐懼。

那一年，她十歲。

「當時我很害怕，但是又不敢告訴任何人。」身體尚未發育也造成她極度的痛楚。

「那時小孩子的我很心軟，媽媽不在家，我覺得他很寂寞、可憐，既沒錢、也不敢出去找女人，要再續弦更談何容易。所以我寧願忍著身心的痛苦和恐懼，沒有逃跑，任由父親把我當成洩慾的工具。」

「每次做完後，他會給我一點錢。他並沒有愧疚、悔恨之意，或許給我錢可以讓他說服自己，免除罪惡感吧！」

直到國二，懷孕的恐懼愈來愈甚，父親才停止對她的侵犯。

六年間，她活在父兄的暴力陰影下，在恐懼（父兄欺侮）和期盼（父親保護）的矛盾中長大。

童年時，嘉慧的家位在軍營附近，

隔壁是妓女戶、賭場。她常常在半夜聽到女人哭叫。「當時我總是安慰自己，再怎麼樣，比起這些被賣、被逼的女人（很多是原住民少女），我終究不是最不幸的啊！」

不是「完整」的女人？

父親強暴她的事，她既不能說，而背負著夢魘，使她比同年齡孩子早熟、自卑。「覺得自己不是『完整』的女人，讓我很自卑」，這個痛苦的烙印更影響了她日後的交友和婚姻。

「國二那年我有了一個比我兩歲的男朋友，因為那時我對性比較早熟，因此我們有親密關係，在當時我覺得我們的性關係很不錯。直到我高二，他愛上家教的女學生，他母親因對方有錢，而我個性又強硬，不會討好人，因此比較偏袒她，男友就這樣變心



離去。」感情的變故讓她心灰意冷，男友母親的現實嘴臉，讓她覺悟錢的重要，而開始拚命打工賺錢。

民國七十年，半工半讀完成高職學業，一畢業她就跟大她十一歲的男人結婚，「當時我急於安定，而他的經濟條件好，有房子、有事業」，婚後才知受騙，他不僅負債累累，更一心想移民外國。

個性不合、對方性無能且不顧家，她自然不可能跟他移民，因此，結婚一年，騙走她的積蓄之後，他就遠走高飛了。他走後兩年，嘉慧才向法院申請判決離婚通過。

「當時我窮途潦倒，家裡不可能給我任何支援，一位中學時的女同學收留了我，直到我重新站起來。」這位同學也是唯一知道她父親欺負她的人。「是國三那年告訴她的，因為當時覺得再不把這件事說出來，我會瘋掉！」

經濟的匱乏之感

之後的幾年，她做過很多工作。到台北的餐館打工，在桃園做女工，做過代書、房地產：：努力賺錢、存錢，因為「手邊如果沒有錢我就會非常惶恐；心情不好時，也只有花錢才能讓我覺得滿足。」

憑著一己之力，現在她已經有一層

自己的公寓，經濟上的不安全感稍稍解除。

半年前，她跟交往兩年的男友結婚。「他知道我會經離婚，也頗體諒，但我仍舊不敢告訴他關於我父親的事。至於婆家的人，連離婚都不能讓他們知道，先生幫著瞞。」

嘉慧的先生家在外島，人也在外島服役。新婚半年，她住在婆家幫忙料理店面，但他們沒有給她薪水，還挑剔她、說她閒話、嫌她太精明，「這讓我很生氣，我寧可回台灣，一切靠自己。」

夢魘似乎仍未過去。這兩年來，嘉慧對「性」感到排斥。「確切的原因我不清楚，但覺得沒有盡好妻子的責任讓我很自責。」由於嘉慧的先生是職業軍人，不常回家，而她各方面都很獨立，所以情況還好。「如果他一個星期回來兩天，我還可以忍受行房，超過三天我就覺得受不了，常常一上床就假裝很快睡著了。」

「或許該找心理醫生看看。」她說。「但十歲之後的二十年間發生這麼多事，要如何一件件說清楚？況且還有誰比我更了解自己的心結！」

我好奇地問她常不常做夢。她說：「從小到大我幾乎天天做惡夢，印象最深、反覆出現多次的情節是牙齒莫名其妙地掉了、碎了。沒有痛的感

覺，只是很可怕。」

孩子需要阿護照顧

經濟獨立及多年磨鍊，對未來，她不再恐懼。工作多年，她說：「有點累了，想停一停。希望有個孩子，一個就好，我靠自己的力量還能負擔得起。」不愉快的童年讓她感到孩子需要好好的照顧，「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受到任何傷害。」

如今嘉慧的父親已六十多歲，在父親需要金錢及照顧時，她仍會盡到「女兒的義務」。她說：

「我不恨任何人，包括傷害我最深的父親和哥哥，但我也無法愛他們。」答應接受採訪後，有兩天嘉慧的情緒波動得厲害，沒有辦法去照料父親，只有自己逛街排遣情緒。

結束採訪，我們走出咖啡屋，擠進電梯，身旁幾個高大的男人，益發襯出嘉慧瘦小、略為緊張的身軀。從嘉慧身上，我看到父權社會藉著父兄權威烙在她身上的刻痕。

「亂倫」絕對不只是社會新聞版炒作的新聞，也不只是社會上少數的病態特例，無寧是男性暴力文化的赤裸展現，而男性暴力在我們每個人身上也都或多或少地留下痕跡。

嘉慧，我們祝福你，也祝福所有的姐妹。

弑父殺夫的詩篇

評席爾薇雅的〈爸爸〉

黃毓秀

席爾薇雅·普烈詩 (Sylvia Plath, 1932-1963) 的名詩〈爸爸〉 ("Daddy", 寫成於一九六二年), 是一首顯示深刻且暴烈的女性主義意識的作品。這首詩仿童謠的調調, 英文原詩押的是 (i-c) 的韻, 唸起來有點像中文的一首童謠: 「小皮球, 香蕉油, 滿地開花二十一……: : : 看似如此順溜的語句, 卻是用以控訴父、夫的迫害, 並傳達推翻父權暴政的訊息。

〈爸爸〉一詩有十六節, 每一節五行, 一共是八十行。起首的兩節試譯如左:

你沒用啦, 你再也

沒用啦, 黑色的鞋

在裡面我住了三十年

像一隻腳, 蒼白又可憐

甚至不

敢呼吸, 或

哈啾

爸爸, 我必須把你殺掉。

而我來不及你就先死了——
大理石的沈重, 裝滿上帝的麻袋
恐怖的雕像, 灰色的腳趾頭
像加州州印一般的大

父權被比做黑色的鞋子, 女兒則是柔弱被動腳, 被關在鞋子裡一關就是三十年 (席爾薇雅寫此詩時正是三十歲)。鞋子的意象跟本詩後面將會發展出來的血腥納粹比喻一聯想在一起, 就成了蓋世太保所穿的黑皮靴, 代表密不透風的極權統治, 在它的箝制之下, 女兒屏息嚔嚔, 「甚至不敢呼吸, 或哈啾」。

這樣的父親是必須被除掉的, 如果女兒想要爭取自由的話。因此詩人說: 「爸爸, 我必須把你殺掉。」但是, 席爾薇雅本人的父親在她八歲的時候就死了; 她來不及殺他。也就是說, 她來不及長大, 以便可以親手推翻父親的統治。父親早就死了, 是一尊備受尊崇的大理石雕像, 他的棺柩



盛滿了至尊的神聖。父親身雖死, 精神卻存留了下來; 父權依然聳峙。
第三節詩人說她曾經求神讓父親復活。父親已死, 黑鞋仍在; 關在鞋裡的女兒在此首次透露她有戀父情結。
從第四節開始, 詩人將她出生於波蘭的日耳曼人父親描述為納粹。從第五節最後兩行起, 她說:

我永遠沒辦法跟你說話
我的舌頭在嘴裡卡住了

它卡在鐵絲網上

Ich, ich, ich, ich, ich (譯註：此
字為德文的「我」。)

簡直說不出話來。

我以為每個德國人都是你

而德文猥褻不堪——

一具引擎，一具引擎

當我是猶太人，將我丟下

丟到達達、奧斯維茲、貝爾森。

我講起話來變得像猶太人

我認為我可能就是猶太人

詩人把她父親的母語——德語——用來

代表父權論述。這個磨擦音特多的語

言令受壓制的女兒說不出話來；這是

「猥褻不堪」、欺凌女人的語言。詩

人開始認同於猶太人；她發展出一種

被害妄想症（很正確的「妄想症」！

），認為每一個德國人（代表男人）

就是她的父親，就是迫害她的人。無

所不在的納粹父親把她當猶太人，將

她送進達達、奧斯維茲、貝爾森（

Dechau, Auschwitz, Belzen）的慘

無人道的集中營。

第九節詩人追溯母方系譜，認為她

的奧籍「吉普賽祖母們」可能真的帶

有猶太血統。如此，詩人意欲用比喻

的手法暗示：女人（被比喻為猶太人

）都是父權（被比喻為納粹統治）下

的受迫害者。席爾薇雅在此覺醒於女

人命運的相同，而同時她也似乎頗有

喚起女性團結（women's solidarity

）的企圖。

第九至十二節試譯如左：

我一向都很怕你

你那態勢，你那官腔

還有你的整潔的鬚鬚

和亞利安眼睛，亮藍色的。

裝甲人，裝甲人，哦，你呀——

不是上帝而是鉤十字標記

那麼的黑，天空擠也擠不過來。

每個女人都崇拜一個法西斯——

臉上的靴子，像你這個禽獸

的殘暴的禽獸的心肝。

爸爸，你站在黑板面前

在我留著的你的照片中

你的下巴而不是腳上劃著裂縫

卻依然是個魔鬼，依然

就是那個裹著黑衣的男人

把我美麗的紅心咬作兩半。

我十歲時他們埋葬你

二十歲時我想要死

以便回去，回去，回去你那裡。

我以為即使骨頭也可以。

這幾節中，詩人把父親描寫為嚴謹

、整潔、優越的男性統治者暨導師，

他站在黑板前面教導下輩。這樣的男

人，「不是上帝，而是（納粹黨的）

鉤十字標記」；但是，女人無不崇拜

這種法西斯男人：「每個女人都崇拜

一個法西斯。此處的陳述，尖刻而真

實地說中了父權體制下女人的性與心

理狀態。

這樣的一個父親，長著亞利安人的

面相，下巴中央有道豎縫（席爾薇雅

的父親長相確實如此，讀者可參閱其

傳記中的插圖），詩人聯想為雙腳分

瓣如獸蹄的民俗傳說中的魔鬼。她更

進一步把他聯想為借屍還魂的吸血鬼

，噬咬她的私密的熱情的紅心。

這是她自取的。她戀父，因此在二

十歲的青春期巔峰自殺，為的是尋回

父親。她要說什麼呢？「我以為即使

骨頭也可以」，這似乎是說她要嫁給

父親；這種欲望是這麼強烈，即使嫁

的是父親的骨頭也願意。（席爾薇雅

本人確實在二十歲左右企圖自殺過，

但是，「為了找父親」的解釋是否真

實，很難論斷；這也許是詩藝的運用

，有假想或以偏概全的可能。）

第十二節以後，詩人說她自殺獲救

，此後她就以父親為典範，找到一個

同樣面顏肅殺、喜愛虐待的黑衣男人

，也就是她的吸血鬼丈夫。此處，就

和此詩其他部份一樣，敘述的觀點是雙重的：詩中的「我」既是戀愛父親、崇拜法西斯男人的覺醒前的女人，也是覺醒後的悲痛、暴烈地唱著兒歌似的革命之歌的女詩人。這個「我」曾經懷著戀父情結想要嫁給父親（的骨頭）；她似乎又是說，尋找父親（的骨頭），是因為她必須殺掉那個她來不及動手就死了的父親——卻發現這個辦法行不通。

第十三節以後的情形也一樣，「我」似乎一面帶著佛洛伊德等人所解析的女人典型戀父情結與被虐傾向，尋找一個父親的替身，一個法西斯式加虐者；另一方面，她又似乎是說，她尋找父親的複本作丈夫，為的是索債復仇。根據歐洲的民俗傳說，吸血鬼是死後屍骨不會腐爛的殭屍；只要找到埋屍之處，把棺蓋啓開，拿一根尖頭木棍刺穿殭屍的心臟，就能解除它的魔法。第十五、十六節，詩人便要從事這樣的復仇行動；吸血鬼丈夫既是借她父親的屍體還魂，那麼，她只要除掉吸血鬼，便能一舉解除父、夫暴政的雙重魔咒。——

我只要殺死一個，便是殺了兩個
這個吸血鬼說他就是你

而他吸我的血吸了一年——
不，七年——跟你說實話。

爸爸，你現在可以躺下了。

你的肥胖的黑心插著一根木棍。

村民們從來就不喜歡你

他們在你身上跺脚起舞——

他們一向都知道那是你！

爸爸，爸爸，你這個雜種，我熬

過來了。

最後這兩節，寫的是殺夫弑父的除暴大勝利，用的則是強烈反男性論述宰制的語言，譬如直呼父親為「雜種」。這勝利不是詩人個人的；所有村民都手舞足蹈，一同歡慶。這表示受迫害者（不論猶太人或女人），一同得到了解放；詩人，和每一個村民一樣，都不再孤立，不再受崇惑或壓榨。

用生命寫詩

席爾薇雅是一個用生命寫作的詩人。她會告訴友人，說她是「用血汗寫詩」。這首《爸爸》，便是席爾薇雅從她的生命的脈管裡擠出來的。在詩中，她把私己的情況與經歷，也就是她作為女兒與妻子的處境，拿來跟全人類記憶猶新的一樁慘烈迫害史實，兩相結合，造成令人不堪卒讀、甚至難以接受的效果。譬如，詩中父親的長相、出身、職業、性格，竟然就是席爾薇雅本人的父親的忠實寫照。而她寫此詩時，正是婚後第七年，這也使人相信詩中吸「我」的血達七年之久的吸血鬼丈夫，指的就是詩人的真



實丈夫——著名的英國詩人泰德·賀茲 (Ted Hughes)。這麼真實的指涉，使得詩中所描述的殺夫弑父之舉，以及喝叱父親為「雜種」的勝利歡呼，成為怪異刺耳的樂句，在習慣尊崇父、夫的文化耳朵外圍，吱嘎作響，但也揮之不去——由於它真實。

這麼一位作家，可想而知，一定是會受到杯葛的。席爾薇雅的文學成就，以及她所採用的題材的重要性與真實性，一直要到女性（主義者）的聲音進入文壇與學院以後，才逐漸受到承認。即使如此，即連女性——習慣於信賴另一性的女性——本身，也仍然質疑席爾薇雅把父、夫比喻為納粹，這種作法是否合理？

賀茲外遇，於一九六二年十月搬出他與席爾薇雅共築的家，沒留下愛情或金錢，只丟給妻子兩名幼兒，大的不滿三歲，小的九個月大。席爾薇雅獨自在異國（英國）靠寫作和遠在美國的母親的接濟維持生活。她情緒忽起忽落，令人眼亮，令人心痛、令人歎佩的作品一篇一篇產生，像承受壓力而噴射不歇的熱泉一般，然後，四個月後，二月十一日的清晨，她突然開瓦斯自殺身亡。

女性意識覺醒

席爾薇雅生長在典型的父權環境，她崇拜父親與丈夫。這種由於從小受父權薰染而生的對男性的崇拜，與對女性命運的缺乏自信，明白地表現在席爾薇雅婚變之前的作品與行為之中——一直要到她發現她所仰賴的丈夫不忠，才產生急劇的一百八十度轉變。所幸席爾薇雅有著超人的才華與毅力，使得她能把她所臨受的極具女性主義意義的轉變，轉化為詩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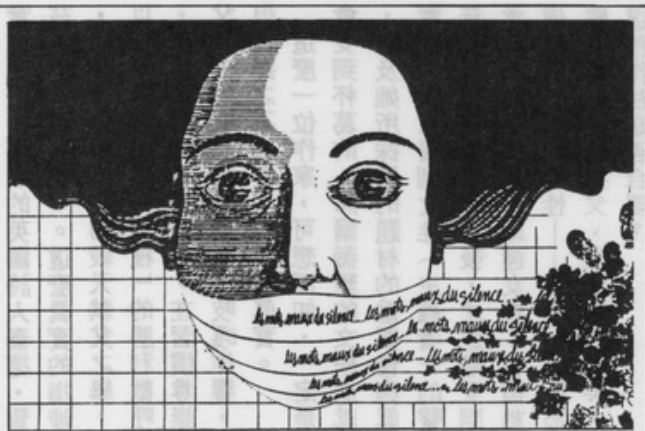
席爾薇雅有什麼權利把父、夫比作納粹？當今的世界這個仍然充滿性別歧視的世界，無疑會說她太偏激。但是，自幼全心全意想要寫作的她，婚後卻變成丈夫的秘書、管家、保姆，在丈夫變心離開後，更要養家、育兒——她的作家身份，她作為自由人的

尊嚴，到底被社會、被她最敬愛的丈夫擺到那裡去了？

〈爸爸〉一詩中所描述的受害者的結盟，顯示席爾薇雅了解別的女人的處境，包括她的「吉普賽祖母們」的處境。這令我們回想到她母親的經歷。席爾薇雅的母親在攻讀碩士學位時認識她的丈夫奧圖·普烈詩，便成為他的妻子、研究助理和秘書。她將奧圖對她的態度描述為「理所當然」的統御（"rightful dominance"）。

她說：「結婚還不滿一年，我就了解，假使我想要有個和平的家——而我是想要的——我便必須變得更溫順，雖然我的天性並非如此。」席爾薇雅所留下的一篇篇與〈爸爸〉類似性質的詩作，既是用以袪除傳統女人所內化了加父權價值，也是為傳統女人伸冤、報仇。

父、夫是不是納粹？是不是法西斯？席爾薇雅死後，屍骸被葬在夫家祖塋；而她的手稿則歸於丈夫，由丈夫和她的姊妹奧英·賀茲（Olwyn Hughes）管理，研究者要參閱、引用，都必須經他們同意。席爾薇雅的日記集、詩集也由她的丈夫編選出版，更重要的是，手稿的留與毀，也都由她丈夫決定。這位以寫作為終生職志的成名詩人賀茲，竟然把他妻子死前數個月間所寫的日記給毀了（還毀



席爾薇雅的〈爸爸〉說出了傳統女人壓抑已久的心聲。

了什麼我們所不知道的——所永遠無法知道的（？）。姑且不論席爾薇雅所寫的東西可能不盡真實、可能有損賀茲名望，但燒毀它、阻止它公諸於世，便是箝制言論、檢查出版的法西斯行為。女人不僅在生時受父權家庭壓迫，甚至連死後也逃不出它的魔掌。

（本文所用參考資料：The

Collected Poems, ed. Ted Hughes

(1981) ; Linda Wagner-Kartin,

Sylvia Plath : A Biography (1987)

; Susan Bossnett, Sylvia Plath

(1987)。

婦女行動 1

為女性工作權抗爭

陳瑞貞事件始末

吳玲珠

積極聲援陳瑞貞

作的人便會孤立她。而陳瑞貞便是在這種複雜的人際糾葛中成了主管們的眼中釘，一個被以不擇手段整肅的對象，一會是被派以茶水供應的額外工作，一會是瑣碎的裝袋服務，一會又是掃廁所，到最後竟被記上一大過：

六月二十九日桃竹苗勞工中心的朋友告訴我，有一名在竹東消費合作社

上班的女員工發生了事情，需要婦女團體援助。由於當時電話時間有限，只隱約知道是有關勞資糾紛及性騷擾的問題。為了更清楚事件始末，當晚我便與二位清大女研社的友人前往竹東，與事件主角陳瑞貞，及她的二、三位同事碰面。由她們口中得知，陳瑞貞之所以被無故解僱，是由於平日不願屈從男性主管的性騷擾，而得罪了男性主管，遂被以「性情乖張、個性孤僻」等奇怪的理由強迫離職。在這之前，尚有多名女職員也被莫名其妙地解僱，解僱原因也多半離譜抽象，顯然是全取決於主管人員個人的喜好。

除此之外，陳瑞貞的同事之一還告訴我們，在消費合作社內有一套複雜的人際監視系統，主要是由於某一男主管的太太怕先生外遇，仗其特權在合作社內搞「外遇眼線」，若不合

我聽她們娓娓道來，愈發義憤填膺，深感到一位善良女員工獨自面對地方惡霸欺壓時的無助。我在想，台灣三百多個大小鄉鎮中，不知有多少類似的事件持續發生著，有多少無辜的女性勞工受到同樣的壓迫，陳瑞貞事件只是冰山的一角。於是，在後來數天，我與清大女研社的朋友們便積極地投入了聲援陳瑞貞的行動。

第二天，我們以婦女新知工作人員的名義，到竹東鎮公所拜訪鎮長及鎮公所秘書，也會晤了二位陳瑞貞的男性主管。這一天的經驗相當不快，地方小人得志的嘴臉，官僚罔顧民眾權益的辦事態度，實在不是我們這幾位清湯掛麵的女學生所能應付，而對方也是一付「你能奈我何？」的模樣，似乎認為幾個年輕小女孩沒啥了不得的，隨便打發就可了事。在當時，我嚴重感覺在竹東搞婦運不比在台北，我們似乎必須要培養一點地方草莽的性



陳瑞貞(右四)

在婦女新知等關心人士陪同下前往新竹縣政府陳情。

格，方能與這些地方惡霸周旋到底。不過，雖然是不愉快的經驗，到底還是探了探頭，畢竟這是第一次為新竹地方基層婦女打抱不平，表示關懷的開始。

第三天，我們找來了許多新夥伴加入工作，包括幾位清、交大女教授、台大女研，以及女工團結生產線的阿香，大家在清大木木咖啡屋中集思廣益，評估情勢，最後決定前往縣政府陳情。當天一開始大家一直很禮貌客氣，可是卻沒人搭理，後來我們一改態度，擺出兇婆娘身段開罵，這才把機要秘書給請了下來。

但是顯然地，一個機要秘書下來也不是要主持什麼公道，不過是懷柔的小技倆。於是我們一行二十多人又開始喊起口號，「保障女性工作權」、「豆腐不吃、工作不保」、「性騷擾何時了」：：：喊到一半突然殺出個分

局長，指責我們「滋生事端」、「危害社會安寧」云云，最後竟連「狗都不如」也罵出口。我們氣極了，覺得這正是男性借公權力蔑視女性的最佳證明，於是雙方開始發生口角衝突，直到范縣長返回縣府時，衝突達到最高點。

由於剛返回縣府的范縣長一時會意不過來，便下令駐守的警衛們「抓人」，一時之間場面混亂，張月琴教授被圍在中央獨自抵抗數位大男人警員的強橫態度，我們一群人見狀也紛紛圍了過去，雙方僵持不下，吵嚷了一陣子，後來才因縣府要求我們派代表入內溝通而解除了緊張場面。

女人不被當成一回事

在整個抗爭過程中，我們清楚感覺到女性抗爭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同樣是教授，為什麼男教授在當場較受

到禮遇？女教授、女學生、女勞工的人格為什麼不被當成一回事？而在新竹縣這樣民風保守，男女平權觀念仍是一片未開發的情況下，我們，一群未來推展地方草根婦運的工作幹部，該用什麼樣的方式來推廣地方草根婦運的工作？：：：這些疑惑正是日後我們所必須面對且積極克服的。

往後幾天，仍持續一連串聲援工作，先是蘇、陳兩位清大女研的同學組成「女性勞工性騷擾監督小組」，前往竹東消費合作社持續關懷陳瑞貞工作狀況，但被以「身份不明」而強力驅離；然後是顧燕翎教授接獲范縣長機要秘書電話，答應「大過撤銷」、「恢復原職」兩項要求；再接下來便是勞資協調會協調成功，這件事至此算暫時結束了。而我們也開始將工作重點轉向日後性騷擾座談會的籌備及新知分會的推展工作。工團方面據說

婦女行動2

要工作，

不要性騷擾

給長官的一封信

陳瑞貞



各位長官：

我叫陳瑞貞，是一位女性勞工，在新竹縣竹東鎮機關聯合員工消費合作社，擔任專櫃售貨員。因為在工作場所拒絕男性主管的性騷擾，竟遭到不合理的調職，記過等報復性處分，深感委屈和不平，希望各位長官能為我

經衆人士前往新竹縣政府拉布條聲援，陳瑞貞終獲恢復原職。



主持公道，給我們女性勞工一個「乾淨」、平等的工作環境。

我在民國七十九年十月一日到合作社上班，擔任大慶專櫃的售貨員，在我們工作場所中有位男性主管常有性騷擾的行爲，說些亂七八糟的話，由於我不接受他的行爲，拒絕他的性騷擾，沒想到他卻以職權，將我調職、增加工作、記過等等方式來報復我，企圖逼我走路。

今年六月十九日，合作社的陳副理拿一份人事調動的單子要我簽，這單子上寫著要我協助另一個專櫃的業務、商品管理，但是副理在要我簽字時，表示以後我必須負責兩個專櫃的一切工作，與人事調動單上不相符。

由於我的薪水是由大慶專櫃的老闆支付，現在要調我去多看顧另一個專櫃，我認為有必要向大慶的老闆知會一下。於是我說：這單子我暫時不能簽，我必須先向大慶老闆請示一下。大慶專櫃的老闆跟我說，單子不要簽，明天他會過來處理。這是十九日下午三點左右。

到了下午五點，合作社的理事主席林張旺把我叫到辦公室，對我又吼又叫「你給我簽！」「你在我這裡工作，我可以支配你做任何事」：：：我向他解釋，明天大慶的徐老闆會過來處理。他又斥責我爲什麼什麼事都得

經過徐老闆？林主席的態度非常兇，又吼又叫又拍桌子：：：後來他又打電話給徐老闆，威脅說我如果不簽，就把專櫃撤掉，所以徐老闆叫我那就先簽好了。

沒想到，我表示要簽那單子時，林張旺主席卻說「你不用簽了！」態度極爲惡劣。

隔天，六月二十日我接到革職書，解僱理由是「陳瑞貞性情乖張、個性孤僻、頂撞主管與副主管，且不聽從指揮，不服從職務之指派調遣」，並叫我六月三十日以前完成交接手續。我無法接受這項解僱，請人出面協調，合作社理事主席同意我回去復職，但表示仍要記過處分。

六月二十六日我回去復職，但是當天我被迫簽下一只一年一聘的工作合同，及記過處分單。雖然我對此表示異議，但是他們卻強迫要我立刻簽，而且不給我時間研究工作合同的內容；並威脅說，如果不簽，「還有一個步驟」。

六月二十七日，我回去復職的第二天，合作社的主管人員（理事主席林張旺，總經理張勝財等人）又在開會中說，因爲我被記大過，不適合擔任現在的專櫃工作，把我調去掃廁所、打掃辦公室、倒茶水及幫客人裝袋等瑣碎工作。

對於這項調職，事先既未徵求我同意，事後也不接受我的申訴，合作社理事主席甚至極為粗暴地搶奪我的錄音機，不允許我將他的說明錄下來。關於這些經過，我有幾點疑問，希望長官們能幫我解答：

1. 做為一名女性勞工，一定要接受男主管的性騷擾嗎？如果不接受，卻遭到報復時，我們該怎麼辦？

2. 難道沒有任何辦法制裁這些對女性員工性騷擾的男性主管？

3. 未經勞工本人同意，可以任意調動其職務嗎？

4. 公佈調職兩小時以後，如果員工還沒有答應簽字，就可以開除她了嗎？

我還有許多疑問，許多感到不公平的地方，做為一名女性勞工，我深深感到在工作場所中所受到的不平等對

待，受男性主管壓迫、工作權沒有保障、忍氣吞聲、忍受語言暴力……爲什麼這樣不合理呢？

我希望各位長官能爲我主持公道，爲我們女性勞工爭取一個合理、乾淨、平等的工作環境和勞僱關係。

陳瑞貞 敬上

一九九一年七月二日

婦女行動3

女大學生的感觸

從一開始投入陳瑞貞的抗爭行動之後，我的生活經驗便有了許多不同。在新竹念了三年書的我，透過這次事件才開始和新竹地方事務、居民有了密切接觸。我們到竹東鎮公所協調，在諸多地方代表頻頻使用客家話交談時，我首次感覺到自己的格格不入，並對地方性文化的強度有了一些感動，我想，待在新竹就該好好學學客家話。

到新竹縣政府陳情的經驗也是特別的。這是一次以女人爲議題，以女人爲主體出發的抗爭行動，不僅對我們這群女人是新的嘗試，對縣府裡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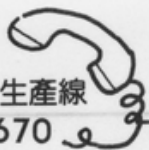
陳麗如

人員恐怕也是一種全新的經驗。有時我看到他們總想用一種父親對女兒的管教方式對待我們，希望我們被他們的權威震懾，然而當我們表現出更強烈的抗爭行爲或表現出嘻嘻哈哈的態度時，他們臉上不知所措的表情令我印象深刻。這使我感到，發展出一套屬於女人的抗爭方式，會是一項極爲有趣的實驗。

一個「清純的女大學生」身份似乎是一個蠻好的護身符，很多人的期待，很多的禮遇……因著這層因素，很多實際的壓迫關係我們已經很難有機會去體會了，不過這次到合作社當

監督小組，倒是讓我有機會真的去面對主管/女工，大男人/小女人兩者合而爲一的壓迫關係。我們被惡言相向地趕了出來，那個時刻，我忽然有些呆掉了，壓迫是那麼地真實，而我卻一點都反應不過來，怎麼會這樣？我得好好重新思考自己身爲一個女大學生的角色及位置了。





向父權的勞動法令挑戰

從彭、陳事件談起

陳素香

工作場所的性騷擾是父權與資本主義結合的具體呈現，我們除了反對性騷擾，更要去挑戰與它同謀的壓迫體制……

因為不願屈從男性主管的性騷擾，而遭到工作權益被迫害的例子，竹東公家機關員工合作社約僱員陳瑞貞並不是第一個；去年十一月遠東新埔製衣廠工會幹部彭菊英被解僱事件，相當程度的因素之一，也由於她拒絕男性主管「吃豆腐」。這些事件，由於當事人不甘受壓迫而將經過公開，才為社會所知。事實上，發生在我們周圍、公共場所、工作場所的性騷擾現象，層出不窮，大部份女性默然承受，少數人可能悍然還擊，但經常換來「假正經」之譏，另外有些女性會採取「以牙還牙」，反騷擾策略；而這樣的女性，極可能被評為「開放」、「隨便」……

管理權、性騷擾雙重壓迫

有些人認為，對性騷擾的構成認定

，因人而異，每個人有不同的界定，因此是「見仁見智」。這種說法，表面上似乎有道理，但是，它忽略以男性為主導的父權社會所建構的「性文化」，基本上是壓迫女性的。不管女性面對性騷擾採取何種反應，對男性而言，都只強化了他們的優勢。勞動過程中的性騷擾行為，如果與管理權結合，那麼，它所帶來就是雙重壓迫的問題。

我們就以彭菊英及陳瑞貞的例子說明：

彭菊英是一位按件計酬工，在她工作的場所九〇%以上均為女性，但主管人員卻是男的（這種現象在台灣各工廠中極為普遍），根據彭的陳述，男主管對女性勞工罵「幹你娘」、「賤女人」之類的話，簡直司空見慣；但這不只是語言暴力、性騷擾的問題

，由於工廠管理制度的設計中，這些男性主管握有絕對權力，可以有效控制女工，致使女性勞工縱有不滿，也不敢反抗。

譬如，遠東新埔製衣廠的生產線管理制度是這樣：按件計酬工的工作由主管分配，單價也由主管決定。這些主管握有權力，可以影響工人收入，進而控制她。對於想反抗的女工，他們就用手中握有的權力來整她。彭菊英首先遇到的問題，就是沒有工作可做，主管不分配工作給她，或者只給她少量的工作；因為她是按件計酬的，這就大大的影響了她的收入。其次是，主管故意的把她的單價壓得比別人低，別人做一件八毛錢，她只有七毛或者更低。

當這樣的差別待遇與惡意整人，使人憤怒不滿而與男主管爭執時，彭菊



婦女新知
01020292

英被解僱了。

而陳瑞貞的例子更為明顯，因為她不願屈從男主管的性騷擾行為，竟被指為「性情乖張、個性孤僻」，並以此理由將她解職。雖然經由她的抗爭及婦女團體聲援，終於討回公道；但是只要這種男性所建構的「性文化」及男性所控制的管理體制沒有改善，可以預見陳瑞貞復職後，「準沒好日子過」。

在陳瑞貞這個事件過程中，我觀察到幾個現象：一、不論官方或媒體，大都把焦點擺在「性騷擾」這個問題上，而忽略了男性對女性的性騷擾，一旦與勞動關係中的管理權結合，對

女性勞工所造成的雙重迫害。二、新竹縣政府在處理這個事情時，竟表示

性騷擾難以界定，因此要先調查清楚，不能聽女方說詞。其態度大有「公權力如何處理這種事？」它完全忽略陳瑞貞做為勞工的這個身份，勞工被調職、解僱而發生爭議，政府機關怎能因為其造成原因是「性騷擾」，而產生猶豫？

「法外之民」不是藉口

三、陳瑞貞是「不適用勞基法」的勞工。當她與資方發生爭議時，曾向縣政府詢問，但縣政府官員獲知她是勞基法的「法外之民」時，卻直接了

當地說：「你不適用勞基法，我們無法處理」。

如果勞基法是最基本的勞動條件等規範，但是有多少勞工是連這樣最基本的權益保障都缺乏的？

我們認為，任何一件勞資爭議的產生，背後必然有它深刻、複雜的矛盾和問題存在，表面上是「性騷擾」，但它事實上卻是父權與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結合的具體呈現。我們除了反對性騷擾，同時也要去挑戰與它相關的壓迫體制，以及為鞏固這個體制所設計出來的勞動法令，凸顯它的不合理與根本上的不足。

開放色情及其種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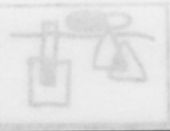
——丹麥經驗(下)

董珮真譯

反對者所提出的第二點理由，則是與色情刊物本身的内容有關。早期(六〇年代)的色情刊物或春官電影中，完全由成人擔任模特兒，試問這種方式又如何能吸引「戀童」的性犯罪者？不過，根據研究發現，其實只有

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女童性騷擾犯才能歸類為真正的「戀童狂」；而其餘約佔半數的案件則是起因於犯罪者在犯罪當時處於某種程度的「社會的性剝奪」情境之中 (Social-sexual deprivation)，也就是當時情況引

發了性犯罪行為(扣扳機理論)。而且「戀童者」一詞的定義界線不明，這群人其實並非如一般人所認為的只「偏愛」以兒童作性伴侶，他們只是覺得可以「接受」兒童罷了。換言之，大多數的兒童性騷擾犯，其實



女人的
身體、性愛、
勞力、時間
都是男性社會
剝削的對象。



只是另一種型式的正常異性戀者，他們常很保守，只不過常會礙於「本身的道德」和「行為」之間的衝突中而難以自拔。而且，與其他型態的性犯罪相比較，他們對色情刊物的反應也較為主動，通常在幻想之餘，還伴隨了自慰行為，幻想對象也並非獨衷兒童。

從實際情況來看，女童性犯罪率的急劇下降，正好是出現在丹麥的第二波色情浪潮期間（一九六五—一九六九），這點駁回了反對者的第一點理由。因為這個時期大量出現的非文字

性色情媒體，也大量滿足了這類性犯罪者的需求而抑制其犯罪行為。而且，從一九七〇年之後，這類犯罪率就呈穩定趨勢，不升不降。由於七〇年代的色情刊物無論在質或量上都與六〇年代並無差異，故顯示出其中約三分之二能夠以色情刊物作替代品的人，大都是七〇年代以前的老讀者或老觀眾了。這點又推翻了反對者的第二點理由。所以，截至目前，還沒人能提出其他比「色情刊物開放」更有力的理由，來解釋女童性騷擾犯罪率會下降的事實。

開放色情媒體仍非萬靈丹

為了完整起見，談完了色情刊物開放能有效抑制「偷窺」及「女童性騷擾」這兩項性犯罪率之後，我們就該再來看看為什麼它卻不能影響暴露狂與侵犯女性者（包括強暴犯）呢？原因其實跟犯罪者本身特性有關。

我們當然不該忽略暴露狂也有可能利用色情刊物來替代發洩，不過那畢竟只是極少數特例。整體來說，我們應該不難了解，對一個那麼享受於「被別人看」、甚至甘冒被捕和被處罰的危險也要不惜一露的人而言，實在是大大可能會從「看別人露」的行為中獲得滿足吧！

至於強暴犯之類的侵犯女性身體者

，解釋起來就更簡單了。根據調查顯示，這一類型的罪犯正好與兒童性騷擾犯完全相反，也就是說，他們並非不是「社會的性剝奪者」，反而是「非常強烈的異性戀者，而且只對成年女性感興趣並只能從中得到性滿足」；他們是一群「簡單、無想像力、衝動的機會主義者，只尋求一種最快速直接的發洩管道來解決欲望」，所以這類性罪犯行為是最不可能用色情刊物來取代的了。

結語

我們分析得到的結果是，丹麥色情刊物的大量普及化，至少是「偷窺狂」與「兒童性騷擾」兩種性犯罪行為減少的直接主因。從一九六五年（第一本色情畫報出現）到一九六九年（廢止刑法中的禁令）的短短五年之間，這類案件的出現數字就從兩百二十大幅下降到八十七。而許多這類潛在的性罪犯也能從色情刊物中伴隨著自慰達到性滿足，無形之中也抑制了性犯罪。

不過，我們也必須指出，色情刊物的開放對於其他類型的性犯罪，就無法有這麼顯著的成效，尤其是「強暴」這項對女性最嚴重的性犯罪，以丹麥經驗來看，完全沒有降低的趨勢，這點或許更值得台灣深思吧！



新竹新知協會籌組中

黃綺芳

婦女新知目前正積極在新竹地區推動成立新竹市婦女新知協會！

婦女新知推動婦女運動多年，認為婦運工作的推展應由無數的點匯集成一個面，而女性自覺、兩性平權觀念的宣導，以及女性權益的爭取，應該在地方上做紮根的工作。因此，期望藉由這個地方性的婦女組織——新竹市婦女新知協會，以結合地方上婦女的力量，由關心自己切身的問題開始，建立彼此深厚的情誼，交流經驗和知識，彼此鼓勵、支持，以達到女性追求自我成長的生活目標。

我們非常歡迎有志之士加入我們的行列，這是一個屬於我們大家的團體，需要靠大家的熱情來灌溉耕耘。籌備會設於新竹市埔頂路二八四巷一號。電話：(〇三五)七八五八七〇。歡迎大家隨時與我們聯繫。

近期活動包括：

1. 新竹地區婦女新知讀者聯誼會
形式／茶會

時間／七月廿日星期六下午二時至五時

地點／清大人文社會學院B三〇五室研討室

2. 「性別歧視與女性工作權益」座談會
時間／八月中旬

台中讀友觀影聯誼

李玉瑛

婦女新知中部地區讀者聯誼會，於六月三十日舉行第三次的聚會。這次聚會的主題是電影欣賞，由蔣瑛珠女士提供「晚安母親」這部片子，劇中描寫一位患有癲

症的離婚婦女，搬回家與母親同住，漸漸地她包辦了漫不經心的母親所有的家事，當然也擔起照顧母親的責任。如此生活了十年，這位婦女感到生活沒有意義，單調枯燥、日復一日，相同的家事使她

不快樂，她不能掌握良好的人際關係。最後，她興起自殺的念頭，並仔細的規劃每一步細節。當一切準備妥當，為自己安排後事的當晚，她很鎮靜，就在她決定自殺

地向母親表明她的意願，並交待一切事情，她的母親由於已習慣女兒為自己所安排的生活秩序，非常驚懼但卻無法挽回一切，無助地聽到槍聲響起，卻真的不能阻止悲劇的發生。

由於當天與會的姊妹朋友，均是為人母的身份，所以對這部探討母女情節的劇情討論很久。大家一致認為悶在家中不與外界溝通的家庭主婦是不會快樂的，婦女無論如何都該有自己交遊的天地，與社會溝通訊息。再者，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也很重要。

「晚安母親」中，從頭到尾只有母女兩人在演戲，母女兩人是在自殺事件發生的當晚才有機會溝通懇談，解開雙方心中經年累月的許多疑問，但是一切都太晚了，因為，女兒已決定在自己可以控制安排一切事情的時候，提前結束生命之旅，對她而言，由自己設計安排的死亡反倒不感到懼怕，比較能接受。而作母親的卻是在最後一刻才瞭解原來女兒是如此的快樂，若是雙方溝通良好或許可以及早補救。

婦女新知中部地區的讀者聯誼會，暑假期間不另舉辦任何活動，但將配合七、八月婦女新知在台中地區的婦女法律巡迴講座，共襄盛舉。



請生理假不必再提證明

勞委會最近明確規定，今後女性勞工因生理期間不適向雇用單位請病假時，無需檢附任何證明文件。

勞委會指出，現行「勞工請假規則」第十條規定，勞工辦理請假手續時，雇主得要求勞工提出有關證明文件，但這項規定對女性勞工造成不便，該會認為，往後女性勞工的生理病假以不必檢具證明文件較為合乎情理。

(聯晚八十、六、廿九)

大陸媳婦定居?

內政部正研擬修正「大陸地區人民非法入境實施要點」，准許與台灣民眾結婚的大陸女子來台定居。婦女新知基金會副董事長尤美女律師表示，如此「門戶開放」，利用「合法掩護非法」的假結婚情形可能會更嚴重，屆時人口販子利用結婚名義輸入大陸女性，從事非法打工、地下色情行業等問題會對台灣社會造成影響。不過，尤美女也認為，真的和台灣民眾結婚的女子，應該可以來台居住。

(聯晚八十、七、五)

婦女參選仍是點綴

第二屆國代選舉於年底將至，婦女參選的人數是否會增加呢？根據國民

黨黨內候選人提名登記結束，女性參與登記提名的只佔總參與登記提名人數的百分之九點五，僅比婦女保障名額佔應選名額比率百分之八點九三略高一點。

從國民黨和民進黨近年來在公職人員選舉時所推出的女性候選人觀察發現，參選婦女實際投票後，已很少靠保障名額上榜之外，以民進黨的婦女參選人為例，更多是高票當選，反而是國民黨的參選婦女，雖未靠保障名額當選，但在當選排名上卻仍多屈居較末幾位。這究竟反映了什麼？是婦女保障名額框住了婦女的參政意願？或是黨以婦女保障名額為利器，間接抑制了婦女參選的生機？

(自由時報、八十、七、十五)

其他新聞

△現代婦女基金會針對台北市高中(職)女性對性騷擾的認知進行問卷調查，結果百分之九十六的受訪者認為目前女性遭受性騷擾的問題嚴重，其中多數受訪者曾在馬路上被男性吹口哨(七十二·四%)；男性在其面前講黃色笑話(六三·五%)的經驗。問卷結果並發現，高中(職)女性普遍對性騷擾警覺性不夠，以採消極態度者為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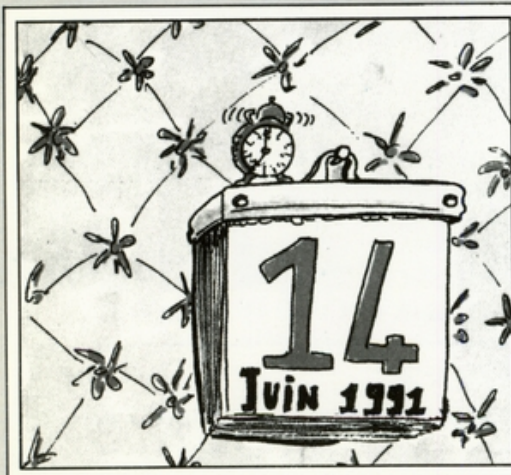
(中國時報、八十、七、十三)

全世界姐妹們手牽手

——瑞士婦女來函致謝——

六月十四日瑞士婦女發動全國大罷工，爭取男女平等，並邀請各國婦女支持，婦女新知曾致函表示支持。七月中我們收到回函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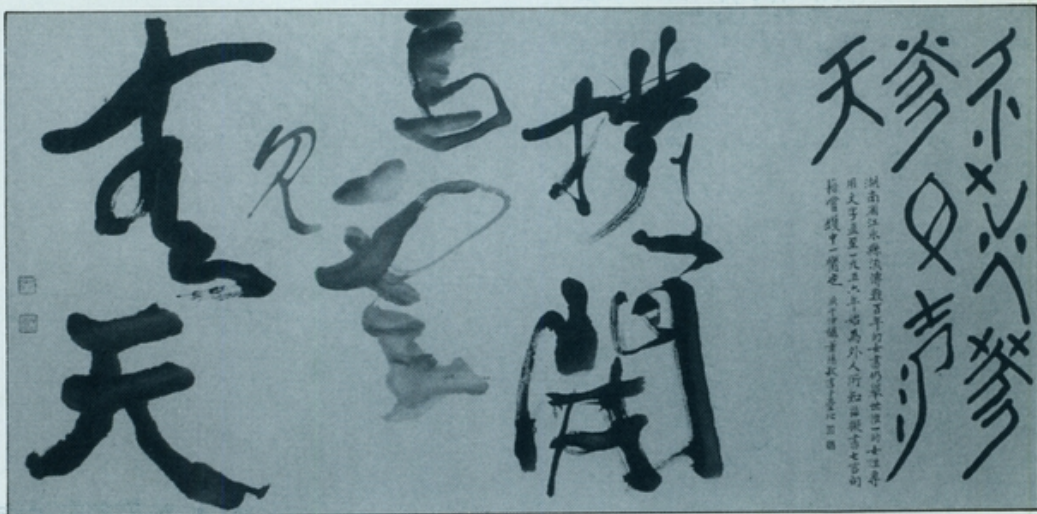
「感謝你們支持六月十四日在瑞士的婦女罷工行動。」參加這次運動的人遠比預期多得多，當天我們得以有機會聽到來自不同生活領域的姐妹心聲。現在我們將為爭取實質的平等繼續努力！



婦女新知提供您另一種選擇

風格獨特、別具意義的女性卡片

女書系列
(一組6張)



歡迎團體訂購
另有特價優待



女性藝術家作品系列 (一組12張)



多民族婦女風情系列 (一組6張)

世界上唯一的、字形優美的女書

女攝影工作者簡扶育所捕捉的多民族婦女風情，及12位藝術家（包括洪美玲、郭楨祥、徐秀美、許鳳珍、杜婷婷、李惠芳、嚴明惠、湯瓊生、陳幸婉、董陽孜、侯宜人、陸蓉之）的精心傑作，都將展現在您的面前！

這三組卡片具有慶生、邀請、慰問、感謝等多種用途，張張印刷精美，切合您的需要，6張組特價120元，12張組特價240元，機會難得，欲購從速。

請利用郵政劃撥11713774婦女新知基金會帳戶購買